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95
30 August 1974

CHINESE

第一七九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澳大利亚

坎贝尔先生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胡德里先生

肯尼亚

基蒂先生

毛里塔尼亚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姆沃戈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三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九月六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48)
- (d)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89)
- (e)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444)
- (f)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445)
- (g)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471)

主席： 按照从第一七七九次会议开始的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建议理事会同意邀请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毛里求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德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 由于理事会议席席位有限，我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毛里求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

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南斯拉夫代表约布先生、罗马尼亚代表格奥尔基先生、印度代表布德希拉贾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塔列布一本迪亚卜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列于议程的项目。

各位代表都知道今天的会议是应塞浦路斯驻联合国代表罗西德斯大使在 S/11471 号文件提出的请求召开的。我想提请各理事注意，联合国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也与今天的会议直接有关：第一，S/11468 号文件，是关于今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报告；第二，S/11473 号文件，是关于秘书长最近访问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报告。

奥地利、法国和联合王国三国共同向安理会提出了一项载在 S/11479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安理会若干理事及参与安理会工作的其他国家的代表表示希望在表决前发言。

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罗西德斯先生（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在史无前例和我们这个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环境中产生的当前局势的继续恶化，是一个悲剧，是世界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塞浦路斯人民经历了许多盛衰和考验。他们一再被人侵略，他们一再丧失又重获自由，但是他们从未面对过在当今联合国的时代里，来自一个强国的这种侵略的灾祸，其侵略的性质和所采取的方法又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它的历史上，塞浦路斯岛的领土完整从未受过威胁；塞浦路斯的明确地位和历史特性从未受过挑战；它的持续性从迈锡尼时代到铜器时代直到现在，世代从未中断。为了这个原因，塞浦路斯一直是杰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斯坦利·卡逊在他关于古代和现代塞浦路斯的一部书中写道：

“塞浦路斯的文化发展从未中断过，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远征或侵略是以毁灭塞浦路斯文化为预定的主要的目标的。”

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却正是这样。 侵略者已有了预定目标，不仅是用它来达到战略的目的，不仅是用它来达到过去一直以来它都在设法达到的其他可以推测的目的，而且还要达成某种新的任务。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侵略渐渐显现超越了宪章所谓的“战祸”范围。 这是一个预谋和经过长期准备的企图，想利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割裂塞浦路斯的心腹，一口气消灭和破坏该岛，打断其物质、经济和文化上的持续性及其发展。 它的目标是要以实际上灭绝占该岛人口大多数的希裔塞人的办法来肢解这个国家。

因此整个世界，从侵略一开始都曾经目睹：没有防卫的城镇和村庄遭受了无情的轰炸和密集的凝固汽油弹的攻击，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任意杀害和破坏，其目的就是为杀害和破坏。 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医院、教育机构及其他公共机构、公共和私人房舍，这些都是与军事目标无关的。 无价的古迹也是目标，象萨拉米斯古城——一座别无他物的独立的古城——也被肆意破坏。 森林也是一样，被燃烧弹烧光。

现在，在这种疯狂的破坏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呢？有很多事值得注意。其中一点是，从一开始，从侵略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当土耳其总理向塞浦路斯和全世界广播“我们的任务是和平的。 土耳其部队已开始登陆塞浦路斯……”的时候——就指出了当时“我们并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把和平带到该岛，不仅带给土耳其人，也带给希腊人”。 正当他们作出这些宣布时，我刚才提到的野蛮破坏便开始了，到现在还在继续下去。

这个局势是悲剧又是滑稽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土耳其借口所谓的一九六〇年保证条约说它是以塞浦路斯独立、领土完整和安全的保证者和保护国者的身分进行这一切活动的。 保证什么独立？ 是屈服于复活的土耳其帝国主义吗？ 保证什么安全？ 是墓地的安全吗？ 保证什么领土完整？ 是根据保证条约及在它主持下蓄意肢解塞浦路斯吗？

这就是六个多星期以来呈现在惊恐的世界和无能的安全理事会（我们都知道为

什么)面前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有一项世界历史少见的行动正在进行中——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或者我应该说这是更早以来的第一次。侵略者正蓄意执行一项驱逐塞人离开他们的世代家园的坚定政策,以便达成其他非法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虽然许多人在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对它不够了解,但很快就毫无疑问地看出,侵略者是有一个既定目标的——就是采取铁血手段,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把塞浦路斯的合法的和历史悠久的主人驱离他们的土地和家园。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安全理事会面对的问题。

从一开始,土耳其就发动了恐怖统治和驱逐政策,推行这个非法和不道德的过程,一个等于瓜分土地和人口的过程。侵略者毫无阻拦地控制了海空,拥有绝对优势的部队和武器——我们知道是在什么环境下——一直不断增加其在塞浦路斯的部队,违背它曾接受的安全理事会发出的所有停火呼吁,违背它在日内瓦签署和同意的停火协议。

例如,结果有四百多辆在停火以后登陆的新式坦克向九辆旧式坦克和其他原始武器进攻,无情地攻击和疯狂地大规模破坏,迫使居民离开侵略者想要的地区。身强力壮的男人被运往不知什么地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被赶离这些地区,强被驱逐。在塞浦路斯的少量人口中,有二十万人被迫离该地区,倾家荡产,只身逃亡。那些被允许逃亡的人不能带走任何东西。

这种事态向每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联合国的世纪,或最低限度是一个初级的守法的国际社会的世纪,还是一个新的时代,带着最近——或不太最近——兴起的野蛮主义浪潮?这种野蛮主义,除了具有为这些政策服务的更精细的武器和更多的毁灭手段外,与过去几世纪以来的野蛮主义并无分别。

因此,一个新的野蛮主义世纪正在形成,而且由于技术先进,所以更形厉害。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思索的问题。我们对立刻恢复无数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人士的法律和道德权利,还要考虑些什么其他问题呢?他们流离失所是完全无辜的,难

道因为他们恰巧是该地区的居民，就必须被赶走，好让土耳其达到它的非法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好让侵略国根据自己的条件完全漠视国际法律和秩序的各个方面，包括蔑视我们这个机构，去创造一个受它控制的国家吗？

我们对这个全面漠视国际法律和国际道德而对无辜和无助的人民犯下的弥天大错——一个蓄意改变一个主权会员国的地位，而且正在破坏其经济的过错——除了矫正之外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

我们需要反省我们根据宪章应负的庄严责任吗？如果要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反省一下吧！

宪章第二条第一款谈到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第二条第三款说，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第二条第四款说：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塞浦路斯局势是以违背上述每一项原则开始的。不用说，宪章也同样清楚地列出了当这些条款未被遵守时安全理事会应负起的责任。

在划时代的一九七〇年，当我们庆祝这个世界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大会庄严地采取了若干步骤，加强国与国间的法律义务和联合国的责任。因此，我只需要简略地提醒各理事，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庄严重申：

“一国领土不得作为违背宪章规定使用武力所造成的军事占领的对象，”——现在被土耳其军事占领的塞浦路斯领土就是如此——“一国领土不得成为他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取得之对象；凡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取得之领土一概不得承认为合法……”（大会第2734(XXV)号决议）。

同样，关于中东局势，也已宣布不容许使用武力夺取领土。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和友好关系宣言也有同样的规定。

现在，为什么终止一个外国对塞浦路斯的军事占领要有这样多的困难呢？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规定立刻停止对该岛进行武装干预，毫不迟延地把外国军事力

量撤出去。土耳其有义务遵守它未加反对而通过的、并且经它同意副署日内瓦宣言因而得到重申的决议。可是，它不但不撤军，反而驱逐当地居民，维持它在那里的位置。侵略者留在塞浦路斯，是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仅如此：它用武力驱逐居民——正如我已说过的，用的是铁血手段。这就是今天世界泰然面对的局势，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在有心无力中面对的局势。

这就是六个多星期以来显现在惊恐的世界面前的事态发展。但是，重要的是：武力驱逐这问题第一次出现了。在该地区，这是唯一公开及目空一切地驱逐居民，毫无掩饰地驱逐该地区居民的事件。

因此这个问题超越了塞浦路斯的范围。这是所有小国的问题，或者更正确地说，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它是对这个庄严组织明确负有责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观念的直接挑战，也是对我们世界的基本人权的挑战。联合国所有的庄严宣言，联合国宪章本身，现在都受到挑战了。

很明显的，直到目前为止，侵略者继续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事实上完全没有抵抗——实施其罪恶意图。在这期间，它实际做到的就是破坏——破坏社区；破坏土地和财产；毁灭牲畜及其他资源；毁灭家园、家庭、城镇和乡村。而现在它又开始破坏该岛的经济和该岛的地位。

我相信我从那方面听到庆祝“胜利”的声音。什么胜利呢？打败联合国的胜利吗？战胜宪章的胜利吗？战胜任何遗留下来的国际安全、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等概念的胜利吗？这就是被人促成，被人保护，被人引以为荣的胜利。

我恐怕塞浦路斯这个小国家的小事情将会成为以后世界大事的象征——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不能不再说一遍，因为我强烈深信这是真的。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同时出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的象征：就是在技术大大进步的时代里，道德低落了。技术进步，应该相应伴同着道德方面的进步，因而使有能力通过技术毁灭自己和毁灭全世界的人类能有克制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的一泻万丈已成为人关将来的象征。

现在，发生在塞浦路斯的所有事情困扰着世界社会的良心，集中表现在联合国。本组织正在面临凭良心行事的考验。如果弱小无助，无抵抗能力的国家不求助于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它求助于谁呢？如果安全理事会是这样安闲地无所作为，人类能有什么希望？现在，让我把这些问题暂时放开，回到不人道的、和不能接受的、把成千上万的塞浦路斯居民驱离他们的世代家园的紧急问题。

我必须稍为详细地讲。除了有200,000人这样流离失所外——这大约是该岛全部希裔塞人的百分之四十；50,000以上房舍被破坏，留下了屋主的财产，横遭抢掠，时间愈久，便会蒙受更大的破坏——现在，每过去一天，塞浦路斯便丧失了约二百万美元价值的生产。与被侵略前全国充分就业比较起来，现在差不多所有劳动力都失业。正如我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给秘书长的一封信（S / 11467号文件）所报道的，无数家畜由于没有食物，饮水和照顾，濒于死亡。这些家畜濒于死亡，是因为它们的主人已被撵出他们的家园，逐离他们的土地。塞浦路斯政府曾两次提出要求，但希裔塞人仍未获批准喂饲这些家畜。我想说确切一些——事实上并不是没有批准，而是没有反应，也就是不答应的意思。我们两次提出要求，为了塞浦路斯的经济，请准许人民回家照顾他们的土地和农庄，但两次都得不到反应。最后一次是八月十七日。这些请求是正式和有效地通过联塞部队提出的，但也是正式和有效地得不到反应。

此外，有两次，不顾土耳其的拒绝试图回返家园或是感觉到他们的生计正在消失而必须回去喂养他们的快要死亡的牲口的人们，都被杀光。我现在没有详细的资料，但不久我便会把它拿出来。

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橙园得不到灌溉——这是以多年辛勤努力和付出大量代价创造出来的一个灌溉系统——再过几天便会失收。

必须注意——正如我在八月二十三日的信里提到的——土耳其已占领超过三分之一的塞浦路斯领土（百分之四十），等于是塞浦路斯经济生活的百分之七十。塞浦路斯的经济正在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所有这些都有赖于难民回返他们的家园。

有赖于安全理事会今天要通过的决议，有赖于安全理事会怎样有效地草拟和怎样有效地执行这个决议。塞浦路斯的经济已经到了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从这些考虑出发来看有待通过的决议草案。

这个问题有三个主要方面，必须按其重要性先后考虑。第一较急切和影响较大的是驱逐居民对该岛经济的威胁性影响。我们从未有过这种局势，就因为从未有过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重重打击一个小的、没有防御、没有保护的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以破坏和毁灭为预定目标的攻击。这是第一个问题，是该岛的经济问题。该岛的经济由于这个局势每天都在侵蚀破坏之中。

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关于人道的。

第三个，可以说在广泛的意义上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对解决问题的影响。在此方面，由后来的决议和日内瓦宣言重申的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指出——我已讲过这点，但我必须在这里再说一遍——外国武装干预应该立刻停止，外国军事人员应该毫不迟延地撤离塞浦路斯共和国。这是自由谈判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我们已看到日内瓦谈判怎样被军队的出现弄僵。军队的出现被滥用来推行武装威胁的谈判，因而弄僵了谈判，破坏了谈判的讲坛。因此对土耳其在这方面的行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完全缺乏建设性的。

随着侵略者一再违反停火和使用军事力量非法占领了更多的领土后，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60(1974)号决议，强调“由军事行动取得的有利条件”无论如何不应阻碍或妨害谈判及其结果。

由于这三个理由（挽救经济、人道理由和使谈判解决问题成为可能），让失所人士回返家园是必需而急切的。反对他们回返家园的原因是，对方希望制造既成事实，带进其他人民来抢夺失所人士的土地、财产和房舍，因而根本粉碎谈判和解决问题的概念。因此，为了该岛的经济，为了人权，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决议，直接强调要难民回返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这样的—一个决议，如果获得适当执行，可以挽救塞浦路斯当前的危急局势，而且也同样可以挽救联合国和世界的危急局势。如果安全理事会迄今没有能力执行它的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保卫每一个

会员国根据决议都在支持但往往忽视了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责任；如果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一个小的不结盟成员国不能有效地坚持执行其决议要求的停火，那它至少应该对当前挽救经济、挽救生命、挽救塞浦路斯的存在和创造条件使解决问题成为可能的各方面，作出有效的反应。我们将拭目以待安全理事会在这些方面将通过些什么决议。这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我们在通过决议时没有表决权。但我要提出一项警告：如果局势不再恶化下去，避免它对世界产生不能预知的后果和影响，这个决议一定要有效。

长期来说，不采取适当和有效行动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本身的可怕影响将会是不能预计地大于可能促使这个决议失败的任何短期的偏狭的考虑和利益，依我的愚见，这些偏狭考虑和利益，从这个局势的严重性和联合国的整体利益来看，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主席：我现在请希腊代表讲话。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想塞浦路斯难民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是人道方面。在几天之内成为难民的人是如此多，使现有的财力和机构无法应付这种紧急情况。幸有秘书长的好主意，征召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并委以协调这项工作的责任。萨德鲁丁·阿加汗亲王在塞浦路斯化了好几天的时间。我知道他现在已回到日内瓦，我们很快就会收到一份报告，使我们清楚了解可以做些什么来减轻人民的苦难。不过，阿加汗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一点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甚至无权去试图解决，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第二方面，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方面。据估计，有二十万难民从岛上被占领的北部地区逃亡，在南部寻求庇护。他们为什么要逃亡？想来是因为害怕入侵的军队。人人都害怕入侵的军队；而且，开始入侵最初几天的经验，也使人无法安心。在多数例子，他们是空手或带了很少东西就离开家园。他们不得不把牲畜和作物都留下。

当停火差不多要生效时——这似乎令人难以相信，而且已经显得有些靠不住了——这些人要求准许他们回到被占领领土的家园，理由是牲口会渴死，作物将受损害。你们看，人总是存着希望的，土耳其对这项要求的答复是“不行”，现在仍然还是“不行”。

土耳其的一个论据是难民重返家园应当在全盘解决办法中来处理。请我们参加谈判，是为了使那些人能重返家园，能饲养他们的牲畜。我们已经有过在枪杆子威胁下进行谈判的经验；现在又要我们尝试以难民问题来要挟的谈判——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等于是听由人家说，“除非你接受这一点，否则难民就留在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个大家都能接受——而且比对任何别人都重要的是要塞浦路斯人民能接受——的永久解决办法，一个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以后年代，土耳其和希腊终于愿作出更具建设性的努力的年代里都是妥善可行的办法，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

土耳其的另一个论据是土裔塞浦路斯人过去十年来一直是岛上的难民，我们在本会议厅听到土耳其代表提出这项论点，他许多次硬是要提到土裔社区所受的苦难。我想我在本理事会所说的话都是真诚的，我不会假情假意地说，土耳其人过去十年在塞浦路斯的处境是快乐的。问题在于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快乐。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几世纪来在塞浦路斯一向亲密友善地一起生活，即使在大陆上的希腊人为争取独立而与土耳其人作战时，也是如此。即使在当前的动乱中，希腊人为逃避土耳其军队，有把家门的钥匙托付土耳其朋友的，在南方，也有土耳其人把钥匙托付希腊朋友的。过去十年来大部分土耳其人都是自己决定——或者应该说是听命于土耳其的决定——把自己围困在土耳其人聚居的地区内。但在同一期间内，也有许多土耳其人在该地区以外同希腊人共同生活，并无任何困难和事故。住在围地内的人必须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才能外出，他们实际上也真的这样做。但他们无须获得希腊人的许可。他们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同时，在另一方面，希腊人却不能获准进入土耳其人聚居的地区，他们也不想进去。

住在围地内的土耳其人因为与外界隔绝而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蒙受不利。但这种不利不是希腊人施加给他们的，而是土耳其政府隔着大海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理由很明显——制造一种分离状态，以便一有机会就加以利用。这样的机会真的来了。

土耳其代表那天说，他有资格提醒理事会的成员，他曾经对他们这样说过。但我也有资格提醒理事会成员，我曾经对他们这样说过，或是无论如何，希腊曾经对他们这样说过。从一开始，整个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土耳其怎样才能获取岛上的—部分土地和怎样可以利用土裔人民来达到这个目的。有大批关于值得怀疑的希裔塞人暴行的文件散发，对于这类文件我尽量忍着不予答复——并不是因为缺少资料。但我也从来没有在会议上说，希裔塞人都是十全十美的。希腊人中也有狂热之徒，正如其他国家有绑架的暴徒一样。但是在受到侵略蹂躏、散布人类痛苦的国土内，谁又能期待不激发起狂热主义呢？至少有一点是事实：就是没有挑衅，

就不会发生事故，这是驻在当地多年的联合国部队可加以证实的。

有人会说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我同意，我们应该现实一点。问题是：我们现在怎么办？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照着本理事会的决议去作，还是另走他途？理事会每一项决议内不断重申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撤离武装部队；第二．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拿撤军来说，我们在日内瓦所能做到的只是“分期裁减”必须承认即使写在纸上，那还是不够的。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句，可能永远不会导致撤军。

但我宁愿对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作更多的研讨。美国代表在以前某次会议上说，他赞成给予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较大的自治权。对这一点我也赞成谁都愿意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尽量自由、过他们要过的生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和表达他们喜欢表达的思想。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将该岛划分为希腊区和土耳其区，并且决意并耐心地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分别集中在希腊区和土耳其区、设置一个有名无实的、不知道自己代表谁的国家元首，使我们可以说，我们虽然百分之九十九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但总还不是百分之一百？这样的提议切合实际吗？如果真是这样——什么事都有发生的可能——土耳其区就必然会在各方面都同土耳其连接在一起，希腊区则同希腊连接在一起，诸位在本理事会很快就会问这两个地区为什么不正式归属于这两个国家，并与之合并呢？土耳其不准二十万难民重返家园，目的正就是要造成这种局面。二十万难民几乎等于是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后占领的地区的全部希腊裔人口。土耳其当局甚至宣布说，要商谈难民问题，必须先容许南方的土耳其人迁往北方。但是南方的土耳其人本来就住在南方。如果准许他们迁往北方，离开该地的希腊人就没有地方可住了，我在这次讲话中早就预见到的结果将已成为既成事实了。我甚至听到这里的新闻媒介报导说，一些从大陆来的土耳其人已经在塞浦路斯北部定居。我无法知道这是否属实，但大家都能了解这种事态的严重性。我要谦恭的讲一句话：那些想用各种方式来分割塞浦路斯岛的人，根本就不该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或关于本项目的任

何其他决议。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想谈一下关于谈判的问题，理事会所有成员对这个问题显然都很关心。

我们不反对谈判，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真的想达成解决——就必须谈判。但是本理事会必须认识到，希腊和土耳其对实质问题的立场相去太远，而希腊的立场却与第353(1974)号决议极为接近。我知道因为理事会决议与当事国之一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这个事实为它带来的困难。理事会在一项争端中保持中间立场，总是比较方便。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事实。虽然理事会通过了六项决议，但土耳其始终没有作过任何改变立场的表示。不但如此，土耳其代表对理事会通过的最后一次决议的反应，显然是指向相反的方向，即使对难民问题，土耳其也没有作过任何友善或谅解的表示。土耳其政府显然无意谈判，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要我们接受一个预先设想好的、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代表土耳其社区但必须替土耳其说话的副总统登克塔什先生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你们如果不接受两个联盟的国家，我们就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未来谈判可能采取的方式，而是谈判可能达成的结果。很明显的，如果恢复日内瓦会议这个问题陷于僵局，我们也愿接受任何其他建议。我们愿意试一试，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说的话是对的，那就必须先说服土耳其，使它相信我们并不是完全错误。如果没有谈判的意愿，甚至连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也不愿考虑，那么谈判也就毫无意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把所占领的过剩领土让出来也没有什么意思。以土耳其现在在塞浦路斯的部队，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更多的领土，以便将来让出更多的土地。如果向我们提出象在日内瓦提出的相同的建议，我们早已老实地说过，我们是不愿接受的。我们必须同意一点：不管结果如何，在无法防止的事情和可以同意的事情之间，差别是很大的。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在本理事会通过我的希腊同事刚才提到的第360

(1974)号决议后，我记得曾说过我国政府已宣布愿意参加谈判，以求为独立和拥有主权的塞浦路斯国的未来宪法建立一个体制，但是不该以我当时称之为不平衡、有偏见、不平等、不公平和不切实际的决议为基础。我又说，如果理事会能如我所希望，很快地通过不具有这些缺点的任何其他决议，我国政府将愿重新考虑它在这方面的态度，并将很高兴地这样做。

我原来希望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可以标志着朝那个方向前进一步。但是在听了希腊代表和在他之前发言的罗西迪斯大使的讲话后，我不得不认为我们似乎又退回到原来开始的地方了。我感到，如果本理事会通过它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理事会成员如果扪心自问，将会发现经过了这么多的协商，化费了这样多的时间，实际上他们对于减轻塞浦路斯人，包括土裔和希裔两方面的苦难一无所成，而只是满足了一方面的政治野心。如果任何一位理事会成员对这一点还有怀疑，我相信罗西迪斯大使一再提到的有关举行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已可使他们不再怀疑。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我还是不了解它的效用——是在相当奇特的情况下召开的。让我来解释我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是由罗西迪斯大使要求召开的。为了要载入记录，我愿把塞浦路斯共和国副总统劳夫·登克塔什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讲话念一遍——我知道登克塔什先生的信已经作为文件分发，但我现在想化费理事会一分钟的时间把它念一遍：

“我已经知道希裔塞人当局已通过齐农·罗西迪斯先生，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罗西迪斯先生不能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因此，请安全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的这种要求是希裔塞人当局的片面行动，并未同我协商。虽然希裔塞人领袖一方面宣传他们愿意同我——共和国副总统——合作在塞岛建立和平，它们另一方面却又采取片面行动，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这种行为同和平努力是不相符合的；这也表示对事实上塞浦路斯是个两族组成的国家没有任何了解。对这项基本事实的忽视，和想要使两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国家成为一个希腊国家的企图，就是我们问题的根源。

“我诚恳地希望安全理事会不要鼓励这种行为。难民问题是两个社区共有的问题，事实是，十一年来希裔塞人当局一直拒绝安置24,000名土裔塞人。现在，在希裔地区内有50,000名终日在死亡的威胁下生活的土耳其人，他们企求在塞浦路斯的土裔地区内得到庇护。其中有20,000名是新难民，他们所有的财产和牲畜都已经被希腊匪徒搜劫净尽。

“因此，如果只考虑一方的呼吁，而不考查全部事实真相，不让土耳其人社区有表示意见的机会，那是不公平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任何没有我们参与，在没有聆听土裔塞人的意见之前就作出的决定，只能危害我们寻求和平的努力。况且，应一方所请而不听另一方的话就作出的决定是武断的，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脚。

“如蒙将这信的内容告知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不胜感激。”(S/11477)

我不愿在现阶段探讨有关塞浦路斯法统的整个微妙问题。原有的宪法经常被希裔塞人方面违反，甚至践踏，这一点已不值得再提。我只要指出，罗西迪斯大使似乎是塞浦路斯适当任命的唯一外交官，也就够了。然而这些年来，他不过是他自己种族团体的政府的代表而已，现在当然还是一样，我保留本国政府在适当时间——现在当然不是适当时间——再更正式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

关于今天会议上更实质性的主题，就是难民问题——似乎因为公开提出颇具戏剧性而从塞浦路斯的许多问题中挑出来的一个问题——我要这样说：

我首先要引用罗西迪斯先生最喜爱的作家，其实也是所有希腊代表——不论是来自大陆或来自塞浦路斯岛——所喜爱的作家。我所指的就是在我出席本理事会的两年期间内罗西迪斯先生引用得比谁都多的加洛·普拉萨先生。

加洛·普拉萨先生明白宣称他赞成希塞统一，事实上他还提出了一个讨渡办法，设想在塞浦路斯成立一个单一国家，使土耳其社区沦为没有有效保证的纯粹少数民族的地位。他承认许多土裔塞人会感到无法在这样一个国家内生活，他们会要离开该岛而移居土耳其。在他自己心目中那将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他提议——真是

非常慷慨——对愿意迁离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给予补偿。加洛·普拉萨先生认为在多数土耳其人离开该岛时，希塞统一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我现在要引述加洛·普拉萨先生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报告。这是一份老文件，但是尽管时间过去，情况却没有多大改变。加洛·普拉萨先生在这份报告中说：

“除此（上面所说的）以外，应该认识到，不管所设想的安全保障如何有效，任何不能对这样的新秩序产生合理信心的土裔塞人”——我不得不说，“新秩序”这个词句使我想起许多事情——

“有迁往土耳其重新定居的权利，并应在这方面获得协助，对开始一个新生活得到充分的补偿和援助，这是公平而又合理的。”（S/6253, 第161段）加洛·普拉萨先生接着说：

“因此，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提到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保证，说他很关心问题的这些方面，并表示愿意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了……某些非常规的和过渡性的办法”。（同上，第164段）

加洛·普拉萨先生说，原则上已经承认有采取这类措施的需要。

在从头到尾读了报告后，普拉萨先生的论点的真正矛盾处就变得更明显。他不要联盟的概念，因为他不喜欢在小小的塞浦路斯岛上人民在几哩之内移动，但对土裔塞人大批移往土耳其，却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事实上，我知道这也是希裔塞人行政当局过去去十年来所推行的政策，在这段期间，土耳其人总是被鼓励移居英国、澳大利亚、或任何他们要去的地方——只要他们不留在岛上。事实可以证明，当土裔塞人申请护照时，如果目的是移民，马上就照准，如果是为了其他目的，就必须无限期地等待。

罗西迪斯对难民困境所作的描述当然很感动人。我承认这是很不幸的。但我必须说，他讲的话听来很耳熟。我怀疑他是在宣读十年前土耳其代表在描述土裔塞人困境时所讲的话。这就是塞浦路斯问题的本质：拒不承认土裔塞人的平等

权利，即使是他们在遭受苦难时也不能有平等权利。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正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又一例证。

从一九六三年希腊人发动攻击土耳其人以来，土裔塞人撤离了一百零三个村庄，逃到比较安全的地区。尽管每次在本会议厅出席会议时，土耳其代表都提请理事会注意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安全理事会却始终保持沉默。十一年来，二万四千名土裔塞人一直以失所人民的身份生活在临时难民营。我们不能忘记，在这十年内所有的人都对土耳其说，这个问题在塞浦路斯问题达成政治解决后，就可获得解决。

虽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和十一月曾向联合国秘书长保证，所有损坏的财产都将获得修理和重建，并将在经济上协助难民恢复正常生活，非法的希裔塞人行政当局却想尽方法阻挠保证事项的实现。反而要土耳其人先承认它的违宪权位。

没有多久以前，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七七一次会议上，我就曾说过——很抱歉我必须引述自己说过的这么许多话：

“希裔塞人行政当局继续反对土耳其人的建议，设立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联合委员会，安排土裔塞人难民重新定居，不受任何政治动机和偏见的影响”——这是在两个月以前，“希裔塞人方面正在竭力阻挠土裔塞人难民重返家园制造各种人为的困难，例如拒绝向他们的住所提供食水、电力和其他的设备，索取各种积额颇巨的款项如捐税或水费、农村警察费等，但是难民在过去十一年中完全没有享受到这些服务。

“有些在土裔塞人行政当局帮助下重返家园的难民正受到了希裔塞人及其行政当局的干扰。（秘书长报告）第51段提到的四个村庄，有三个情况是这样。不准土裔塞人返回六个主要村庄的禁令仍然完全有效。这几个村庄的土耳其居民不准使用他们的财产，即使是为了农耕的目的也不准。”（第一七七一次会议，第14页）

甚至在示威时利用学童，要他们手持要求希裔塞人行政当局将土裔塞人逐出塞浦路

斯的标语。 这是在两个月以前，那时既无战争，也没有军事占领。 这就是希裔塞人行政当局所给的待遇。 让我在这里说，对于希腊代表刚才描述土耳其人在希腊人行政当局统治下过着田园式生活的那些话我是不会同意的。

在我不得不称之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对这种不可容忍和不道德情况无动于衷的整个期间内，所有在希腊人控制地区的土裔塞人的土地都被希腊人耕种而不须交纳分文，而希裔塞人行政当局在一旁冷眼观看，对这种继续侵占权利和财产的行为并不采取行动加以阻止。 我们知道这种现实情况。 但任其存在已有十一年，而罗西迪斯大使和他的同胞们也在知道这个不可避免但明明可以克服的现实的良心负荷下过生活。

在经过十一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在一部分希裔塞人流离失所后约十一天的现在，罗西迪斯大使觉得应该到这里来要求安全理事会优先处理这个问题——我强调我们的确承认有人道问题存在；塞浦路斯发生了一个悲剧。但是我不得不问：在本理事会看来，必须先要哪些民族变得流离失所，才可以说有值得这个庄严组织注意的人道问题存在？我要问：只是在一些希裔塞人也变成流离失所后，才认为有人道问题存在，这样是否合乎公正原则？

为什么只有希腊人的家才是——用罗西迪斯大使的话——“祖家”？是不是因为该岛——还是用他的话——“三千年来一直都是希腊的”？这是不是说所有非希腊人世世代代永远都将被烙上“野蛮人”——又是用他的话——的标记？这反映了何等样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我希望它不反映任何仇恨，但这是难以相信的。

本理事会内有谁能向我解释，“失所人民重返家园”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包不包括流离失所十一年的土裔塞人？谁能为过去十一年来土裔塞人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家庭损失、土地损失和收入损失提供合理补偿？他们的安全怎样能得到保障？我承认，这些都是难题，也许并不属于本理事会的职权范围。但是，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些都是须加研讨的真实问题。

我的希腊同事说，这里牵涉到一个政治问题，我同意他的话。事实上，今天在这里提出要给予人道考虑的，也许是最紧要的，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失所人民的问题，只有在塞浦路斯问题获得政治解决的范围内才能解决，它与全面解决是分不开的。鉴于塞浦路斯悲惨的过去，大家都须承认，需要实行在地理上划分开来的两个自治政府的联盟办法，这须要求不仅是道德的，同时也是人道的，使两个社区能够在一个单一国家内和平地、安全地共存，而不再发生流血的冲突。再多的托词和言论都不能掩盖这种急迫的现实情况。这样的办法已经势在必行，而且我觉得，说这是世界和平所必需，也不是夸张之言。

现在面临希腊人社区，包括希裔塞人行政当局，用游击战来威胁的当儿，期望

失所人民问题可以同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解决分开来处理，至少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

我必须强调，主张游击战的人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它的目的——我引用当地报刊的话——就是要“为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联合战斗到底”。土耳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允许为便利这种游击活动创造条件。

今天，三分之一以上的土裔塞人已沦为难民。实际上，生活在从希腊恐怖分子控制下得到解放的地区以外的土裔塞人，有一半仍然生活在希腊武装团队和所谓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威胁之下，这种情况即使希裔塞人行政当局也不能控制。因此，土裔社区实际上有一半是这些希腊流氓手中的人质，这些流氓几天前还在某一外国大使馆前面证明了他们对价值的认识。今天，在希腊领袖之一再度好容易免遭暗杀时我们再次接到希腊人会怎样对待希腊人的报道。

我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描述土耳其难民的生活。我知道今天的问题广泛得多，我们充分同情无辜的土裔和希裔塞人流离失所的困境，也同情在其他方面遭受影响的人们。对于供应粮食、住所和医药以减轻他们的苦难的活动，我们是支持的。但是，只有在达成全面解决的范畴内，才能寻求对他们的问题的满意解决。这就是立即恢复政治谈判的更有力的理由；我要再次表示，对于我的希腊同事就谈判问题所表示的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可以向本理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土耳其非常相信谈判，尽管我的同事今天说了这样的话，土耳其还是愿意同希腊政府的代表坐下来谈判。

最后，在这方面，我愿提醒理事会，我国政府已经欢迎指派萨德鲁丁·阿·加汗亲王为联合国塞浦路斯救济工作协调专员的任命。我国政府和土裔塞人行政当局在同承担了两个社区的人道工作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充分合作。

此外，我国政府并对两个社区的领袖，登克塔什先生和克莱里季斯先生，开始就人道问题互相接触，表示欢迎。我在这里也要对我们秘书长的不懈努力，表示我国政府的感激。我希望，通过不切实际的决议，将无损于他煞费苦心才取得的成就。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如今塞浦路斯境内的枪炮已经沉寂了，虽然仍有各种形式的暴行继续摧残着这个岛；这个大悲剧和岛上人民所受的人身的痛苦呈现出骇人的程度。两个民族的许许多多的男女和儿童丧失了生命，受伤的人更多，希裔和土裔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被赶出了家园，成为难民，过着最艰困的生活。这还未说到一个小国经济所受到的大量破坏和扫荡一空的打击。塞浦路斯的悲剧还使得前来维持和平的人受了害。数日前，奥地利联邦总统鲁道夫·柯施莱格在维也纳机场纪念奥地利特遣队死难者的追悼仪式中，说这些人的死亡是为了“试图为一个对欧洲友好的国家的人民带来和维持和平”，这话足以反映全体人所作的牺牲。

死亡也打击到尼科西亚的外交社团。我们惋惜美国驻尼科西亚大使的悲惨的死亡，我愿借此机会向美国代表团就这件悲伤的事致以慰问。

所有这些又一次证明了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极端后果。

安理会曾屡次专注于情况的政治和军事方面。如今安理会亟须当作紧急事务来处理已发生的重大人道问题。我们说这句话，是充分承认这一方面与全盘局势是分不开的。是以各方恢复谈判的迫切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因为人道方面的问题在有待解决的许多问题之中不能不居首要地位。安理会现在的辩论必须从局势的紧急性来看，特别是人道方面，所以这与安理会的继续全心关切塞浦路斯事故相符。

秘书长在安理会所收到的他的报告（S/11473）中，正确地将注意力特别集中在人道问题上。秘书长本人及其在此间及岛上的职员的不倦和重大的努力，联合国部队、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各国际组织的努力，值得我们最高的赞扬。为此，我们欢迎指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作为联合国在塞岛的人道援助的协调者。

我国是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要求向塞浦路斯人民提供紧急援助的紧急呼吁有所响应的国家之一，奥地利政府在八月二十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向塞浦路斯人民提供这种援助，特别是医药与医务器材，数达一百万先令。

鉴于塞浦路斯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安理会有责任立即要求所有各方尽一切

能力以减轻人类痛苦并保证尊重岛上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安理会有责任要求所有各方根据与难民有关的各项国际协定，立即处理在其控制地区内的难民与失所人士的困境。安理会也理所当然要再度吁请所有各方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合作，以执行其工作，包括人道的任务，如同安全理事会第 359(1974)号决议中所要求。

我国代表团确信，并在以往已经说过许多次，此刻最迫切的一个需要是所有各方都回到谈判桌上去。最近塞浦路斯共和国代理总统曾与该共和国副总统会议，并有联合国秘书长在场，这件事很可看作岛上两个社团进一步直接谈判的吉祥的起点。所以毫无疑问，人道问题的解决必须同其他问题的解决连结在一起，以便通过总的满意的解决办法来保证政治安定和个人安全。

正是鉴于所有这些考虑，并在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大使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由于局势的紧急，我们欢迎这次会议——之后，我国代表团为应付这个局势，于昨日编制一份工作文件，供安理会各成员审议。主席先生，我们也乐于响应你的建议，将我们的努力与曾经同时编制别的工作文件的其他代表团及各方面代表的努力汇聚一起，试拟一项决议草案供安理会审议。所拟的草案由我国代表团与法国及联合王国的代表团提出，如今在 S/11479 号文件中提到了安理会。这是经过与安理会所有成员及有关各方的长期和郑重磋商的结果，它是认真和诚恳的努力，以求安理会各成员对一个极端紧急事件达成广泛协议，能有共同意见更好。鉴于我以前所说，我不觉得须对在安理会同面的草案作更详尽的解释。我只要再补充一点：经过与各提案国及有关各方磋商之后，我们愿在该草案执行部分第 4 段的末句中加“安全”两字，使其文读为，“……让愿意回返的人能够安全回到家园”。

决议草案就这样送到了安理会，我们希望并相信它会切实致力于处理塞岛人道问题的一个最受注意的方面，即难民问题，这事正如我们今天上午所听到的，对岛上的两个社团都有极严重的后果。我们希望并相信该草案也会提到谈判过程的一个新起点，从岛上希腊与土耳其两个社团的代表之间的必要对话开始。

它主要是一个人道草案，是在公正不偏的精神下作成的。它不帮助任何一方，

只应帮助受苦的人。

该决议草案也要加强联合国在处理和解决这个危机方面的出力。它强调秘书长在两个社团之间对话中所发生的作用；强调联合国在人道援助方面的必要作用；并指出联塞部队贡献的不可缺少的性质，联塞部队的作用还需我们的继续支持。但我也相信该草案并未忽视问题的更广大的方面。它回顾了自从这次危机开始以来安理会曾经通过的所有决议，那些决议的彻底实施仍为紧急的必要，而安理会今日的考虑也是以那些决议作基础的。

如通过该决议，安理会当然还是只处理了塞岛的一些最急迫问题。艰巨的工作仍等待着安理会，这工作密切关连着我们的全盘目标：保护与维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安理会仍有责任进一步完成这项工作，并也致力于解决存于两个会员国之间的严重问题，这两国为塞浦路斯所起的冲突已不止一次使它们濒临战争边缘，而它们的关系也因为这些问题所造成的严重紧张局势，继续布满了阴云。

近来曾提出许多认真和建设性的提议来推动政治程序。这些提议将需要由我们，特别是那些为了它们的利益而作出这些提议的有关各方加以极仔细和专心的研究。

我们将此决议草案提送安理会，希望能对促进解决一个特别紧急的问题，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成员能坚强支持这一决议草案，并请求主席先生尽早将它交付投票。

主席： 我现在想以苏联在安全理事会代表的身份，就讨论中的难民问题发言。

关于奥地利、法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共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愿声明如下：

苏联对塞浦路斯及其周围持续的紧张局势，表示严重关切，这种局势给希裔和土裔的塞浦路斯人民都带来新的痛苦和牺牲。这使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更加复杂，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八月二十二日苏联政府关于塞浦路斯的声明

已经以安全理事会 S/11465 号文件印发，其中把对塞浦路斯人民是非常悲惨的塞岛局势，又做了一次完全而准确的评价。

苏联方面已经一再强调指出，现在塞浦路斯局势的危险发展和该地区新的恶化态势，必须由众所周知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负责，这个集团为了达到在东地中海的自私的军事和战略目的，正在致力于取消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肢解塞浦路斯国家。为此目的，在某些国家显然的默许下，对塞浦路斯的军事干预仍在继续进行，那些国家本来能够有效地反对干预。

安全理事会要求立即停止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外国军事干预、从塞国领土撤出外国部队、和恢复塞浦路斯的宪政秩序的决定，至今没有执行。外国部队并没有从塞浦路斯撤离。那些对塞浦路斯事件应直接负责的各国政治家的一再声明，说他们打算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都没有具体行动为凭。愿意从塞浦路斯撤出部队的正式声明仍在发表，但是事实上部队不但不是正在撤出，相反地却是正在扩充军事部队和军事人员。企图用另一方应该首先撤出它的部队和军事人员，来为外国部队的继续留驻塞浦路斯作辩护，是毫无理由的，是同安全理事会的各决定矛盾的。结果造成了封闭的圆圈，看不出有什么出口。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只能导致岛上的军事部队增加，冲突扩大，最后是拖迟塞浦路斯局势的正常化。

安全理事会必须更积极地去想出办法，把撤退一切外国部队的问题从死角拖出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同时撤退一切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

塞浦路斯最近几天的局势使珍视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人们不能不感觉震惊。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的外来干涉的结果，是岛上不停地流血。就象秘书长上次报告中告诉我们的，停火继续在受到破坏。塞浦路斯的爆炸性局势还在继续发展，形成真正的危险，进一步扩大制造紧张的地区和进一步加深对和平的威胁。

塞浦路斯成为军事冲突场地，已经一个多月了。战争的结果，是共和国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实际上成了一团混乱。塞国用以进口人民所需百分之七十粮食、设备和原料的港口，工作已经停顿。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也阻塞了。打乱了

运输和供水系统。根据正式的塞浦路斯资料，即使初步估计，这个小国的损失估计竟到好几亿美元，外国干预和战争所阻挠的经济的恢复工作，需要许多年。

塞浦路斯人民的很大一部分几乎占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人说是二十万以上——，由于外国军事干预和战争，现在已沦为难民；他们被从家园赶出来，丧失了蔽身之处。岛上大量人口脱离家园造成了严重的失所人民问题，并且在难民中确有发生传染病的危险。

我们苏联人民特别惦记、而且非常了解塞浦路斯人民遭受的苦难。我们记得，并且永远不应忘记，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爱国战争期间，数千万人被迫离开苏联西部的家园，撤退到东部，到伏尔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去的时候，苏维埃人民所遭受的悲惨与苦难。没有遭受过这种灾难的人很难完全了解或估计战时人们苦难的深度。

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还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部队有很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奥地利代表已经指出——，又对尼科西亚的外交团的一些成员有直接影响。一位资深的职业外交人员，即美国大使戴维斯先生，悲惨地遭难了，使大家深感悲痛。如果照美国新闻界最近的报导判断，他早就把这次希腊军事执政团在塞浦路斯策划的反对当地合法政府的叛变通知他的上司了。由于他所警告的这次塞岛事件，大使自己也牺牲了。

在塞浦路斯及其周围事件的发展，同弛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过程背道而驰，因此影响到全世界和所有人民的重大利益。大家都知道，塞浦路斯的悲剧，在联合国较小较弱的会员国中特别引起惊恐。

苏联重申它的原则性立场，即塞浦路斯必须保持为一个单一、独立的主权国家。苏联仍同过去一样，一贯地、不变地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联合国内，在同有关方面和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双边接触中，苏联都一贯地、坚定地遵循这一路线。

苏联代表团相信，完全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同使塞浦路

斯局势正常化和恢复该共和国的宪政秩序与合法政府的任务，是一致的。

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关键问题是：完全停止外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军事干预；同时从塞国领土上撤退一切外国部队；维持塞浦路斯国家的领土完整；恢复宪政秩序和合法的宪政政府。

苏联方面对塞浦路斯及其周围虽已宣布停火而仍继续存在着的紧张状态表示严重关切，它仍同以前一样，坚决地、坚定地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停止在塞浦路斯的外国军事干预，和绝无例外地立即撤退现在在塞浦路斯的一切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这样可以保证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塞浦路斯人民自己——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平安宁的情况下，能够决定他们祖国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命运。

苏联方面了解，保证塞浦路斯人民中两个社区的安全是必要而重要的。但是，这不能用外来的压力去达到目的，更不能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去达到目的。在塞岛使用武力不能导致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只是使局势更僵化，更复杂化，形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外来的压力不能保证人民的安全和两社区间关系的正常化。

苏联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努力，去解决塞浦路斯危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任务，是保证执行旨在保全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有效措施。

企图在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的狭窄圈子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就是要躲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决定——已经完全失败，只造成了在塞浦路斯重开战端。人们再一次可以看到苏黎世—伦敦协定强加于塞浦路斯的“保证”是没有根据的，是破产的，而且这一次完全看清楚了。塞浦路斯驻联合国代表罗西迪斯大使在安全理事会正式宣布了这些协定是强加在塞浦路斯头上的。这些所谓“保证”不但未保证塞浦路斯人民的和平和安宁，并且事实上曾被利用并正在被利用来追求与塞浦路斯不相干的利益。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还怀疑，整个苏黎世—伦敦协定的体系

已经证明了是完全不健全的东西，再也不可能实行。它已经死亡了，因为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无可怀疑的是，为了保证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新的基础上建立保证制度。这些保证必须是真真切切的、可靠的、有效的，并且的确是国际性的。

八月二十二日苏联政府的声明已经指出：

“……现在是反映现今世界政治形象的各国组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论坛，着手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时候了。抱着这个目标，在联合国组织的范围内，召开一个由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出席的国际会议已经是当务之急。当然其他国家也可能参预这个会议，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成员。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上——声明中强调这一点——才有可能在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的直接参与下联合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将会有效地确保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的存在，并且符合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的利益。”（S/11465，第3页）

如果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都支持召开这个会议的意见，无疑会大有助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并作出成绩。

这个会议将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切实的组织上的基础，因为我们应特别记得，每一个人现在都看得见，日内瓦谈判的结构已经显出是完全无能、破产了。三国的日内瓦宣言已经显出无效，并同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不符，苏联代表团已经在安全理事会上对这个宣言表示了否定意见。现在从今天联合王国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建议可以看出，参加塞浦路斯谈判的主要参与国联合王国，显然也在否定这个制度。

现在大家都显然看得出，日内瓦谈判是过时的事，它代表塞浦路斯危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可悲阶段。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和联合国宪章崇高原则和宗旨，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只能通过联合国系统内的广泛国际性会议去实现。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极端愤怒地指斥有些官员和某些新闻机构诬蔑的虚构，据说苏联建议召开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只是宣传，是企图拖长冲突，是阻碍关于解决塞岛问题的协定。

这些如此歪曲事实的人，甚至竟敢在毫无止境的污蔑中，攻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本身，说什么在联合国系统内召开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将是“联合国的干预”。他们忘记了，安全理事会到现在已经处理塞浦路斯问题十多年了。

对这些虚构，还有什么话说？很难说这些虚构中是污蔑多还是讽刺多。或者这是鲜明地表现出某些北大西洋组织的力量，企图用过去的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在狭窄的这个军事集团的范围内解决，躲过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以便为军事和战略利益服务，牺牲塞浦路斯人民的基本利益，并且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苏联建议在联合国系统内召开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是出于苏联政府诚恳愿望尽早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塞岛危机的办法，这种办法将保证停止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外国军事干预，立即而同时从塞岛领土上撤退一切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恢复宪政秩序和合法政府的权力，并且还通过创设新的有效的国际保证制度，有效地保证联合国会员国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苏联要求召开关于塞浦路斯会议的建议，获得联合国会员国中的广泛支持，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支持。它得到塞浦路斯冲突所涉三方中的两方——即希腊和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积极支持。没有一个国家决定公开反对它，即使那些由于自私利益而有狭隘动机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反对它。现在正在设法并想些计谋，经过其他人的口和手来反对它。

塞浦路斯的局势迫切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去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

自从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以来，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曾经两次就苏联建议进行

协商。今天，苏联代表团有权直接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特别是向塞浦路斯是其积极成员国之一的不结盟各国呼吁，支持苏联要求紧急召开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的建议，以便保卫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挽救这个主权国家，它现在正有被肢解和被取消其独立、不结盟地位的危险。苏联的建议有历史上的必要性。如果安全理事会和理事会中的个别理事国不支持苏联的建议，就会造成严重错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后，理事会的理事国就已经知道这一建议。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做最彻底的研究，并接获政府指示。现在应该是每一个理事国对召开关于塞浦路斯国际会议的建议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了。我们希望在今天安全理事会的本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取得答复。

事件的发展和活生生的事实也证实了苏联关于塞浦路斯的另一个建议是正确的，就是要派特别调查团去塞浦路斯共和国。联合国秘书长没有取得安全理事会的授权，自己主动地决定亲自担负安全理事会调查团的任务而跑去塞浦路斯，这一事实证实了的确有此需要。但是，秘书长跑一趟是不够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很遗憾的说，秘书长的上次报告内，没有说到他同两个社区的代表会谈的实质内容。然而大家知道，塞浦路斯政府同意苏联要求召开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它欢迎所有有关方面接受苏联建议，当然也欢迎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接受。

我们从新闻报导中又知道，秘书长同塞浦路斯代理总统克莱里季斯先生和土裔社区领袖登克塔希先生会谈后，于八月二十六日对新闻界代表说，出席会议的人曾经讨论到苏联政府要求召开关于塞浦路斯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代表团认为，秘书长对这一重要事项所提出的资料，有助于多方面去讨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并大大有助于安全理事会今天的工作。

我们很遗憾瓦尔德海姆先生生病，没有出席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我们诚意希望他不久即恢复健康。

急速派遣一个安全理事会调查团去塞浦路斯是很重要的，苏联代表团再一次请

理事会注意派遣这个调查团的适当性。 这将是安全理事会为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宪章的崇高原则和宗旨而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一个重要步骤。

除了在当地调查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执行到了多少程度并连同适当的建议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这一主要任务外，理事会的调查团还负有另一非常重要的、肯定的任务：安全理事会调查团到达塞浦路斯这件事本身，可以对双方起约束作用，阻止他们不必要的感情用事和走极端，并且不在塞浦路斯采取暴力行动，还可能有助于建立两社区间的接触。

塞浦路斯难民的悲惨情况，他们的苦难，和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另一个重要理由需要紧急派遣安全理事会调查团去塞浦路斯，以便在当地调查情况，并就岛上的整个情况，特别是其难民情况，提出客观情报。

我们再说一遍：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上，直接而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事，这样才能以一个有效、可靠的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真正国际保证制度，去替代根据苏黎世—伦敦协定而设立的过时、破产了的“国际保障”制度，这个老制度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间强加在塞浦路斯身上，以便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去干预塞浦路斯内政的机会，并且为军事和战略目的去使用塞国的领土。 新的制度必须保障塞浦路斯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命运、不受外来干预自行解决他们国内事务的不可剥夺权利。

塞浦路斯的严重事件迫切要求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作政治解决。 必须停止对这个问题的人为的拖延和耽搁。 消除东地中海军事紧张的温床，和保障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大任务需要一切诚意要强化国际和缓程序的国家，采取负责的行动。 苏联政府要求召开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的建议，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苏联代表团准备对其他期望达到这些目标的建议给予最谨慎的考虑。 苏联代表团准备按照塞浦路斯人民的愿望，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以及全体联合国会员国合作，以便公正、持久地解决塞岛问题。

如果安 全 理 事 会 竟 不 采 取 措 施，它 就 该 受 到 即 将 举 行 的 大 会 第 二 十 九 届 会 议 的 严 厉 批 评。 对 塞 浦 路 斯 的 命 运 应 该 负 责 任 的，不 仅 是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理 事 国，也 是 联 合 国 全 体 会 员 国，更 是 不 结 盟 国 家 集 团，因 为 塞 浦 路 斯 共 和 国 是 这 个 集 团 的 一 个 积 极 成 员。

至于理事会面前的这件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不想反对它，虽然我们认为它显然是不够的。不幸的是，决议案中没有说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要关键，就是需要停止外国军事干预，撤退外国部队和军事人员，恢复宪政秩序和合法宪政政府的权力，并保障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苏联代表团比较赞成塞浦路斯代表所提工作文件中的案文，因为那个案文里处理到塞浦路斯危机的各方面和各基本问题。

关于这点，我们认为必须声明的是：难民问题虽然非常严重、尖锐、悲惨和迫切，却不是塞浦路斯危机中的基本问题，也不是解决这个危机中的基本问题。那是对合法宪政政府的反叛和外国干预塞浦路斯内政的结果与后果，那是外国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在岛上进行军事活动造成的。

关于决议草案第7段，苏联代表愿声明如下：

众所周知，要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狭窄圈子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企图，已经彻底失败，毫无理由希望能由这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苏联代表团了解，决议草案第7段是呼吁寻求有效的方法，去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中的主要规定，以便有效地保障塞浦路斯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代表团今天已经说过，这些目标正是苏联建议在联合国系统内尽快召开一个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去审议塞浦路斯问题的目标。

通过有关难民的决议草案，不应该引开理事会的注意力及其为解决塞岛问题中关键问题的努力。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主要机构，必须集中力量，保证采取为达到这个崇高目标的措施。整个安全理事会以及其中每一理事国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最迅速地执行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定，

这些决定是按照联合国宪章崇高原则和宗旨，去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基础——也就是说，足以保障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又是不结盟国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解决办法。

我以理事会主席身份宣布，没有其他代表要求在表决理事会当前的三国难民问题决议草案之前发言。所以，据我了解，理事会各位理事已经准备进行表决了。因此我把S/11479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 十五票赞成，没有反对，没有弃权，因此决议草案经一致通过。
我现在请要求在表决后发言的各代表发言。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直到你开始发言的时候为止，这场辩论一直是有用的和有建设性的。在你以你的方式攻击我国之后，如果我作出类似的回击，无疑你将不会感到惊奇。

你首先认为利用你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地位攻击英国是恰当的，你说它迫使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接受了一项协定。我要向你指出的是，大主教已在那项协定下完全满意地活了14年。你的国家是投票赞成恢复一九六〇年该项协定所载的宪政安排的。事实上，就是在你今天的发言中，你还提到了恢复在塞浦路斯的宪法政府——但在瞬息之间，你却说这是我国于一九六〇年强加在一个不情愿的塞浦路斯行政当局头上的。

然后你就攻击我国在到现在为止所举行的谈判中的动机。你说什么我国的目的就是要在东部地中海维持一个军事紧张的温床。

主席先生，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我要说你的发言是不现实的、不中肯的、无用的和有害的。正如我所说的，直到你开始发言的时候为止，我们进行的辩论一直是符合局势的实际情况的。

主席先生，在你的发言中，你说联合国内的不结盟国家赞同苏联关于召开会议的建议。但你并不是代表不结盟国家讲话。我必须恭敬地指出：你代表的是这整个组织内最结盟的一个国家。事实上，不结盟国家集团没有说过它赞同这个提议中的会议。安全理事会没有说过它赞同这个会议。围坐在本议席的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们也没有说过赞同这个会议。主席先生，如果你认为有一种意见真正赞同你关于召开会议的建议，无疑你将有绝大的勇气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份决议草案给安全理事会审议。你并没有这样做。

主席先生，你是本组织内一个富有经验的人。这使我相信，你之所以没有提出一份符合你的提议的关于召开会议的决定，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你知道围绕本议席没有足够的票数支持这个会议的召开。

你也谈到了视察团，你还说人们支持派遣一个视察团。我向你指出同样的一点：如果事实上真的大多数意见都支持派遣一个安全理事会视察团到塞浦路斯去，主席先生，我料想你该以提出一项动议来修改我们今天正在审议的决议；你并没有这样做。因此，这使我相信：事实上你知道——作为理事会主席，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围绕在本议席的真实意见。

主席先生，没有人会不被这一争端的主要角色在今天早上的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双方的深切感情和真诚所感动。关于这个案件我们从双方得到了它们对各自立场的说明，有时候使人感动，显然是诚恳的，也显然是由衷之言，而且，对我来说，辩论的双方似乎都有相当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试图找出双方意见的共同点，而不是其中的不和点。今天双方都说他们将准备重新进入谈判，虽然他们所说他们将准备重新进入谈判的条件各不相同，这件事情本身却是振奋人心的，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将来进一步行动的基础。

主席先生，既然你再度提出了联合王国在这件事情上的任务，那就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吧。我们的任务一直是并将继续是在本理事会，在塞浦路斯的首都和地面上，尽我们一切所能促成一种符合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利益的公正解决，同时，我们将尽我们一切所能减轻难民的痛苦。

这个决议——我们是提案国之一——就是含有那些广泛目标的。和你不同，主席先生，我们感谢秘书长最近对塞浦路斯的访问。和你不同，主席先生，我们欢迎塞浦路斯两个社区的代表已经举行会谈并将（我们希望）继续会谈这件事。联合王国非常高兴看到这些会谈正在进行。我们对这些会谈将由两个社区之间单独进行感到完全满意。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这样说：对于想迫使象塞浦路斯这样一个不结盟国家接受一项亲北约组织的解决办法的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立场。我们对这些讨论将由两个社区之间单独进行感到非常满意。我们已准备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协助他们，我想两个社区都知道这一点。

我们希望，这些在开始时集中于最紧急的人道问题的会谈将扩大范围讨论到实质的政治性问题。因为事实上，主席先生，要把人道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是困

难的。我们最关心的是，有关各方应当就他们岛屿的前途进行会谈。我们并不介意会谈在什么地方举行；我们并不介意由谁来当会议的主席，我们也真的不介意由谁来决定议程——而且，主席先生，他们的确并不需要任何视察团去塞浦路斯调查事实；他们就是塞浦路斯的事实——但我们真的希望会议成功。

我想，我们在本理事会的每一个人，都严重地关心岛上难民的绝望困境。因此，我要告诉土耳其代表，就我们来说，这并不只是悲剧上演（借用他的话）的问题。我不清楚他所说的话是影射联合王国或其他国家，但让我告诉他，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并且给予深刻的关注。

我们对秘书长派遣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前往该岛，表示欢迎。我们了解，他不久就会提出报告，而对我们来说，英国已采取若干紧急措施，向难民提供了一些人道的救助，其中有数千名目前正在岛上我们管辖下的基地地区内受到照顾。

我们所知的难民问题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很难获得准确的估计，但塞浦路斯红十字会正为大约20万名难民工作，差不多等于该岛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获悉，这意味着每月在粮食方面的总开支将达到230万塞浦路斯镑。我们获悉，那里需要着3万张可以容纳五个人的帐篷，这实在是一个不祥和阴郁的数字。我们获悉，那里需要1,100万塞浦路斯镑来建造70个至90个营地，并且需要供应多至4万个家庭单位之用的家俱。这些都是阴郁的估计，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景象，特别是当我们相信局势务必不可陷于冻结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希望再制造一群半永久性的难民，引起跟着产生的一切痛苦和仇恨。我们热烈希望，任何解决都应根据下述原则：每一名守法的塞浦路斯人都应该可以住在任何他愿意居住的地方。而且，主席先生，这正是我们所重视的一个原则。

今天联合王国的主要关心是很简单的，即本理事会应当把有关各方拉在一起，而不是促使他们离得更远。把他们拉在一起是需要勇气和诚意才能作到的。我们认为下列这一段在决议中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要求所有各方，个别地并互相合作采取一切可能促进……成功的谈判的步骤，以表示具有诚意。”

我们的确要求克制和节制，而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也要求宽宏大量；因为，正如我以前在本理事会上所说过的，只有能被塞浦路斯全体人民接受的解决办法才能是永久的解决办法。同时，我也不认为我们或这个世界应该忘记，塞浦路斯的多数人也应有他们的权利。

我也确信，理事会所有理事国都希望向这些困难日子来在地面上表现出熟练和耐心的联塞部队表示敬意。他们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象理事会其他理事一样，我愿向那些因执行任务而死亡或受伤的人致敬。我注意到秘书长将就联塞部队的未来任务作出建议。当然这将根据谈判的任何解决办法来决定。

我不认为这是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刻——无疑地就塞浦路斯而论是如此。我希望，所有我们围坐在这张会议桌旁的人，都愿意看到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使该岛全体人民能如其所愿地生活——即在和平和安全中荣誉而自由地生活，并能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这是我国政府从开始探讨这个争端的时候起就引为根据的原则，但是，主席先生，今天你用来形容它的字眼无疑是一种歪曲。因此，我希望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很高兴地说，全体一致通过的——将能有助于促成这个结果。

主席：我作为苏联代表发言，愿意指出：我之以苏联代表的身份发言，而不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发言——联合王国的代表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正是表示，说得客气一点，他想要歪曲事实。假如我们连在理事会议席发生的事情都弄不清楚，还能谈什么估计东部地中海局势的现实途径呢？

英国代表显然是错误的；他正在歪曲事实。我说的是强加于塞浦路斯的保证并没有付诸实施：我并不是说塞浦路斯的宪法。那些保证是强加于人的事实正是我们在本议席从塞浦路斯代表所作的正式声明中所听到的。

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苏联代表同不结盟国家代表所维持的联系是非常密切而友好的，联合王国代表先生，我比你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于讨论中的问题和苏联提议召开塞浦路斯问题会议的看法。

关于提出决议案和修正案，每一位代表都有权决定什么时候该这样做。联合王国代表对于苏联代表团的声明所作的反应，有力地证明了联合王国代表和以前一样死抱着成见不放，这个成见就是在北约组织国家的小圈子内而不是面对广阔的国际背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来决定塞浦路斯人民的命运，并且延误事情，把事情拉向后退而不是推向前进。

勒孔特先生（法国）：自从我们在上次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开会以来，在塞浦路斯危机的发展中和解决问题所应采取的程序中，已经发生了若干新事件。我们不能把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开来；我们将把它们逐一处理。但是，首先请让我说，我对于一直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本理事会能于今天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不同方式下都是个悲剧）交换意见感到非常高兴。

让我先谈谈我刚提出的程序问题。法国政府非常谨慎地考虑了最近的许多意见，当然包括苏联于上星期五正式向它提出的意见。我们认为由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要求理事会审议应该遵行什么程序以协助解决危机，并且强调目前某些困难是由于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357(1974)和360(1974)号决议所要求的谈判没有恢复所造成，是很适当的。

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程序的问题是极为重要和非常棘手的。我们在这里可能想知道我刚提到的各项决议所要求的谈判是不是已经受到妨害。有些人说是的；另一些人不承认这一点。可能最好的办法是听听和谈判有关的各方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同时，由于对现行各种国际条约以及本理事会所建议的途径和方法并没有一致认为失败，可能仍有某些理由继续相信：恢复会谈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在这些会谈中，应由当事各方担任主要角色：或许应由两个塞人社区的代表（秘书长最近曾经成功地把他们拉拢到一个议席上）开始。

当然，我们自己并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对整个问题采取全盘的观点。但是，法国政府愿意指出，它十分重视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问题上所应发挥的主要作用。理事会不能找到比它的理事国更好的保卫者。理事会各理事国应该负起责任自问是否可能在安全理事会的范围以外进行更有益的工作。法国代表团从不迟疑非常

清楚地表达其意见并以代表团名义作出各种建设性的提议。但是，让我再说一遍，我想有关各方都应当就任何可能协助他们和平解决争端的提议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见应当被听取。例如，他们宁可单独谈判呢，还是愿意由一调解国、数调解国或一组国家从中协助？他们是愿意早日举行会议呢，还是消极地听宝贵的时间消失？

明显地，就是轮到我们表示鼓励并为谈判考虑某些适当构架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强使接受对这些问题的任何答案。

现在让我转入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对于塞浦路斯局势的意见是非常简单的：人民有充分理由应当在那个岛上和平地生活；但那里存在着两种激烈的民族主义的对抗，这两种民族主义寻求着外国的支持、助长或招致其他国家的干涉。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形式的民族主义，这些形式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我怀疑有任何人会否认它是正确的——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我们对危机的审议尽量不带感情色彩。过度把局势悲剧化或当有关各方在某种或另一种范围内对于理性的呼吁充耳不闻时改变程序，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让我们公正地面对事情吧；让我们看看局势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以及理事会就这个问题所曾作出的建议。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这样一句话。这是真的——法国代表团是第一个在本会议厅指出这一点的代表团——一个幸而已被取代的政权，在七月十五日破坏了存在于塞浦路斯的非常脆弱的均衡。我不妨提醒大家，欧洲共同体的九个国家于七月十六日表示它们反对任何意在危害塞浦路斯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干涉和干扰，并于七月十七日向安卡拉政府声明，它们了解它对土裔塞人社区的困境的关心。

这是真的：宪法结构，甚或国际协定中所规定的善邻原则，对于塞浦路斯的土裔少数是不利的。但是，这也是真的：岛上的居民并没有互相屠杀，而且几年来局势并不悲惨。

这也是真的：过去七个星期以来一种武力的局势被强加在塞浦路斯身上，把参加本组织的独立和主权共和国变成两个日益互相敌对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不公平对抗的场所。

单提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可以导致光凭武力不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公正和平和更安全秩序的基础应加确定。本理事会在第353(1974)号决议中做到了这一点，这项决议是一项基础决议，它提出了许多基本原则：不干涉、停火、撤退无权留驻塞浦路斯的军队、宪政秩序、三方谈判等原则。

其后，鉴于问题已经恶化，我国代表团因而重提了第353(1974)号决议的各项原则并且促使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60(1974)号决议（我很遗憾这项决议又被当事的一方所攻击）加以补充。

自从这项决议获得通过以来，也许应该说——因为我们不应把原因和结果互相混淆——自从八月十四日的事件以来，一种新的紧急情况已经出现。塞浦路斯难民的数目和灾难引起了真正悲剧的和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可能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各方，没有举行谈判，以致损害到本组织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的效力。除了采取临时性措施之外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无论如何，我们除了提出不适当的方法来解除受难者的痛苦和救治他们的创伤之外还能提出什么方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代表团向本组织提出一个特别适用于难民问题的人道和政治决议，是必要而有益的。

刚获一致通过的决议的确具有这种双重性质。这项决议采纳了在本理事会内几个不结盟国家非常恰切地表达出来的看法，注意了本组织秘书长在促进两个社区的合格代表恢复接触方面所进行的卓越工作。它鼓励秘书长继续这方面的努力。联塞部队的重要作用也已受到注意。但是，秘书长的诚意和长才并不能事事顾到，所以这项决议强调了双方当局的作用。在决议执行部分的九个段落之中，有五段向有关各方作了紧急呼吁。这些呼吁彼此各不相同，但它们所指的方向却是相同的：在塞浦路斯实现缓和，特别是通过社区间的直接会谈实现缓和，我在作这项发言的开始时已经提到这一点。

特别需要重新提起的是，甚至而且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人类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尊重。这在执行部分的第3段中已经提到。本决议的一个段落即执行部分第4段十分正当地敦促各方准许难民如其所愿在和平情况下重返他们的家园，这样来保证有关各方的安全。

案文力求切合实际，但由法国共同提出的决议执行部分第7和9段却是更具政治性质的。我们的目的是在上面几段的具体呼吁和我们正在作出的呼吁之间确定某种联系，务使在这些初步的诚意表示的基础上，包括更广大、更有决定性问题的直接谈判得以扩大。执行部分第9段作出了某种结论。它隐含一项进一步的呼吁，表达我们确信：决议的迅速执行将有助于一项适当协定的拟订。

如我刚才所做的，我在列述我国代表团共同提出安全理事会第361(1974)号决议的理由时，我并不怕重复先前的发言者所已讲过的话。我不怕重复，因为我国代表团非常愿意地参与了案文的草拟，它鼓励一切形式的正当行为，并且尽量避开使用武力的引诱。我们十分清楚，以前各项决议的规定没有获得实行。对此表示悲叹是我们的责任。主席先生，我完全了解你作为苏联代表就理事会方面无法执行其决议所表达的心情。法国代表团对于那些把和在这里通过的决定相抵触的当前事态的继续引为深忧的人只有表示同意。

现在，就某些我们不应当忘记的别的事情来说，我国代表团要指出，维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完整和主权是一项解决办法的必要先决条件之一。一个国家的二元民族主义，一种有待谈判确定的法律形式，并不是罕见或难于推动起来的，只要必须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感到他们既不是被压迫者也不是压迫者。我承认由被微妙地称为外国部队占领的塞浦路斯岛，一点也没有对正在遭受苦难的难民和其他人们提供任何安宁或公平的感觉。我们听到过威胁性的声明、游击战争的威胁和其他关于成立土裔塞人共和国的威胁，好象单方面这样宣布威胁就可以迫使另一方进行谈判似的。

虽然我们今天只谈到问题的一部分，我愿以这些话来作结：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我已经提到的两个民族和两种民族主义情绪之间的危险冲突不再继续下去，那么，互相了解、在保卫争议中的利益时有所克制、一种政治公平的精神和取得成功的真正意愿都是必要的。

安全理事会第361(1974)号决议的紧急呼吁由三个在它们自己的大陆上已经有过关于民族主义是如何有害的惨痛经验的欧洲国家作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一的法国和另一个同样属于这个共同体、并已采取主动负起其在塞浦路斯的责任的国家联合王国共同提出第361(1974)号决议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也都不会错过机会向理事会保证：法国政府，象九国政府一样，在对这个我们再度面临的困难问题作出有用承担方面仍然是真诚坦率的。

主席：作为苏联代表，我愿向法国代表致谢，因他说出他和苏联代表对塞浦路斯局势具有同样的关心，而且，他已表示随时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加速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

斯卡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首先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及政府对秘书长最近前往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讨论塞浦路斯的情况，表示感谢。我们特别赞扬他在促成有代总统克莱里季斯、副总统登克塔什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参加的关于人道问题的会议方面所发挥的政治家作用。

希裔塞人与土裔塞人两个社区领袖之间的这种谈判有无比的价值。为了塞浦路斯全体人民，我们促请国际社会尽一切力量来协助创造谈判气氛，从而能够产生建设性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特别是人道问题。

今天我们听到一位代表大谈他的政府试图兜售的获致和平的特别药方。为要说服他人予以接受，我们听到了另一个时代的一些神话——关于未经指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进行神秘的阴谋的含糊指控。这些故事或可使克里米亚海滩上的夏季小说的读者取乐开心，但这些神话不会帮助我们解决塞浦路斯的真正问题。我想关于这点，我们大家都能同意解决塞浦路斯的严重人道问题的一个绝对的先决

条件，是严格遵守以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所要求的停火。

美国分担秘书长及当事各方对两个社区无家可归的难民的困境的关切。我们赞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其他各人道组织做了出色的工作，特别是对生活无着落的人们给与紧急援助。我们敦促所有有关各方在冲突期间谨慎遵守有关平民的人权的国际协定。

由于故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罗杰·戴维斯的建议，美国已经响应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所作提供紧急人道援助的呼吁。至今已捐出310万美元。此数包括72.5万美元现金和空运篷帐、被单及其他用品等救济供应物质和紧急设备的费用。美国随时准备根据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建议，提供更多的援助。我们这种援助涉及今日安理会所讨论的问题的核心。因此我们吁请国际社会和我们一道响应这项人道工作。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英勇地执行了协助各方面和各国际救济机构履行其急迫的人道职责的任务。美国郑重支持安全理事会第359(1974)号决议，它要求所有各方与联塞部队合作“以便在塞浦路斯所有地区并对塞浦路斯各部分人民执行其任务，包括人道方面的任务在内”。

作出努力，援助塞浦路斯人民，是必要的紧急措施。但绝对必要的迫切需要是恢复谈判。由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是岛上所有人民能过和平与安全生活的最佳希望。

美国代表团支持安理会适才通过的决议，并赞扬使各种观点汇合起来，因而产生这项决议的和解精神。也许每个代表团——包括我自己的在内——都想在词句上有些变更。可是，在我们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对于解除难民的困境可以作出正面的贡献，且应为进一步推动更广泛谈判的铺路。

最后，让我向曾为罗杰·戴维斯的逝世表示悼惜的那些人说一声言简意诚的“多谢”。

主席：以苏联代表的身分发言，我要说我并不认为安全理事会是使用生意经上的切口的适当场所。 我是指美国代表所用的“推销”字眼。 苏联无意推销召开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的提案，而是极严肃和真诚地提议召开广大的国际会议，来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在联合国的范畴内由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参与，共同解决该问题，并用广大的国际保证来取代已彻底失败的陈旧的塞浦路斯保证制度。 因此使用“推销”的字眼至少是劣拙的选择。

至于克里米亚海滩，它们是壮丽的，苏联的这个提案不仅是在克里米亚海滩，而是在苏联的所有海滩和整个境内都被人欢欣地阅读。 苏联人民完全支持这一提案。

但如果说起海滩，我想在迈阿密海滩——的确不仅是美国的海滩——读过最近一篇文章的人也许会觉得更有趣味。 我是指八月二十八日纽约邮报上姆·伯林写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文章。

黄华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在八月一日安理会上曾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 根据这一立场，我们决定投票支持S/11479号决议草案。 同时，我们也根据自己的一贯立场对草案执行部分第八段涉及“联合国部队”的内容做出保留。

苏联代表一再兜售苏联政府所提出的所谓“五个常任理事国对塞浦路斯做出联合或平行的保证”和“召开由全体安理会成员国加上有关各方的国际会议”的所谓“新建议”。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苏联的这个所谓“新建议”，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大家都清楚，苏联对地中海的觊觎已非一日，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在最近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中，它费尽心机，力图利用矛盾，煽风点火，挑拨分化，制造混乱，以便从中渔利。它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竞相炫耀武力的同时，又在联合国内外发表了许多声明。它最近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所谓“新建议”，它反复强调什么派遣联合国特别使团，什么建立“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保证”，好象它多么关心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和这一地区的和平，其实说穿了，就是要在伪善词句的掩盖下，迫不及待地要由它这个超级大国来对塞浦路斯进行全面的“干预”和“保证”，以便进一步扩展它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对东地中海的控制和霸权。这正如中国成语所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因此，为了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就必须警惕和反对一切外来势力，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所进行的一切阴谋活动。

主席：身为苏联的代表，我认为必须指出我们适才听到了真实可如何被歪曲的惊人的例子。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要赞赏秘书长的报告，并对他努力减轻被塞浦路斯战火所困的平民的痛苦，表示敬意。

我们非常注意地聆听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各代表的发言。难民们、流离失所的人们——无论是希裔或土裔——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凄惨。他们的确实数目还不可知，但令我们震惊的是塞浦路斯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抛弃他们财产，离家逃亡，想找安全的避难所。我国代表团对于这场苦难的主要原因是战斗中有关各方未能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必须深表遗憾。

本着今日会议的精神，我愿特别引用第359(1974)号决议的第4段，

“……要求所有各方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合作，以便在塞浦路斯所有地区并对塞浦路斯各部分人民执行其任务，包括人道方面的任务在内。”

我国代表团越来越难于了解一种情况，即有关各方似乎故意忽视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我们知道塞浦路斯问题非常复杂，但如有关各方继续漠视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那么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为复杂。

我国代表团愿呼吁有关方面负起责任，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并协助便利联塞部队为减轻塞浦路斯人民——不分土裔或希裔——的痛苦与艰难所从事的努力。应使联塞部队能继续从事它的人道和救济措施，它们的官兵以身作则，全心全力地进行了这种工作。我们必须确保在联塞部队进行这些活动的道路上没有任何障碍。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在他努力克服这问题的人道方面的困难中，已经成功地使希裔塞人与土裔塞人两个社区的领袖碰面。我们希望他将能找出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包括想要回到他的家园，重掌财产的难民可能如愿以偿在内。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促成两个社区之间谈判的努力，应该继续并终于扩大范围，以便他能协助有关各方对塞岛前途试图以谈判方式达成解决。

关于目的在恢复塞浦路斯的和平、常态和宪政秩序的谈判，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岛上的希裔塞人与土裔塞人这两个社区将受到未来的宪政和政治秩序的主要和直接影响，且其生活也要受到这种秩序的重大影响，因此必须碰头谈判的其实就是这两个方面。联合国应能积极地协助两个社区进行谈判，以便为塞浦路斯的未来政治秩序问题获致协议的解决办法。当然，我们了解从现实的观点看，希腊和土耳其必然将对谈判发生重大影响。但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作为自主和独立国家的塞浦路斯，它的前途应由塞浦路斯人民自己讨论和决定。任何外人，不论关系多深，都不容越俎代庖。

我国代表团极有兴趣地听取了苏联代表所作的提案，就是在联合国的结构内召开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并由安全理事会派遣一个特别访问团前往塞浦路斯。我们觉得这些主意值得认真研讨，特别是如果日内瓦谈判看来并不能使塞浦路斯问题更接近解决。我国代表团希能在适当时间对这些主张表示看法。

印度尼西亚仍然认为，如果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要能有利于该地区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那末，塞浦路斯就应仍为一个有主权的，独立的和不结盟的国家。我国代表团是由于这些考虑才投票赞成 S/11479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

胡德里先生（伊拉克）：同所有其他不结盟国家一般，伊拉克深深关切塞浦路斯两个社区的人民所遭遇的悲惨的灾害与痛苦，因此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 S/11479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这个人道问题的和平解决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不过我们相信，导致这样一个解决的努力必须包括解决整个问题的政治及各基本方面的努力。试图将此问题的两个方面——人道方面与政治方面——分开，多少是不实际和不现实的。所以确应如安理会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所强调的，有关各方必须进行谈判，以便能在谅解和互相信任的气氛中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所有各方应尽一切力量促进他们之间的谈判过程，并负起责任，克服并消除这些谈判的一切障碍，不论是实在的或是幻想的，从而能维持和保证作为不结盟国家的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结束以前，有一点我愿列入记录，就是我们对适才通过的决议投赞成票，绝不妨害或影响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第360(1974)号决议的立场。

姆沃戈-埃纳马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我们谨祝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迅速康复，同时对于他在最近访问塞浦路斯及担保塞浦路斯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国首都之后所编制的载于 S/11473 号文件的重要报告，深表感谢。

这个报告对于塞浦路斯的前途，给与我们一线希望。正如秘书长所说的，尽管在达成谈判解决上仍有障碍存在，所有各方都极希望谈判解决，看到此点令人鼓舞。

在投票赞成刚通过的决议时，我国代表团愿对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严重人道问题表示深厚关切。我国代表团愿支持秘书长为试图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而采取的一切主动措施。

塞浦路斯的所有居民都有权留在他们一直居留的地方。这完全符合于普遍接受的，载于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一条原则：人人有自由迁徙特别是留居原处的权利。所以，塞浦路斯的每一位居民都有权留居他常住之处——老家。

我国代表团希望，对人权的极端尊重绝不容怀疑的有关各方，不致破坏人权宣言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事变过程而今日流离失所的塞浦路斯人，应让其重返家园，不再延迟，不加阻挠。

至于塞岛的前途，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所规定的谈判将不限于人道问题。我们相信这些谈判应主要的关系到可以作为基础以解决有关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因素。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曾宣布澳大利亚政府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五万澳大利亚元的赠款，以援助委员会在塞浦路斯的救济工作。我国政府对这些不幸人民的福利，象其他各国政府一般深为关切，那些人民的生命与生活已因塞岛最近事变的影响而遭受破坏。大约相当于7.5万美元的这项捐款是全国对红十字委员会所作为今后数月红十字会扩大塞浦路斯活动募集经费的呼吁的部分响应，因为象威尔西参议员所说，希望关心塞浦路斯难民痛苦的澳大利亚人会响应红十字会的呼吁，提供私人捐款，从而增补政府的赠款。

在这方面与此当然有关的是，正如土耳其今日下午所提到的，澳大利亚曾经欢迎来自塞浦路斯的移居，而他们的贡献也丰富了我们社会的内容。

难民问题的严重程度最冷酷悲惨的显示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就是塞浦路斯人民的困境。没有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可从这种情况谋取任何利益，而对这种情况我们应给与更大的优先。

塞浦路斯问题如今有了不同的和也许更真实的形态。全人口也许有四分之一在自己的小岛上成为难民，这是把塞浦路斯当作人而不是猎获物的时候了。一个会员国的人民不能继续沉沦在人质与难民两种身份之间。他们必须获得自由来安排自己的前途。他们的问题如今已有非解决不可之势，我们但望塞浦路斯社区领袖会为了他们共同家园的利益而对这股势头有所响应。所以我国代表团把克莱里季斯与登克塔什两位先生之间的谈判看作为解决全盘问题拟具提案的起点，而给予支持。

很明显的，这些领袖们将确定事情的缓急先后；而首要的事情就是进行合作以解救他们自己社区中各成员的痛苦。

我们对于秘书长的缺席，深感遗憾。他的出席与继续努力都是极为需要的。我们祝他迅速痊愈。S/11473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报告是最谦虚的。它是一项成就，且在促成社区领袖之间的谈判方面，是一大贡献。

专为塞浦路斯及其人民的利益着想，联合国一般说来可起更大的作用，而秘书长尤其如此。我们觉得这种简单的职权范围将继续引导安理会的讨论，从而协助塞人自己解决他们的前途。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今日已朝这个方向采取了一个新的和建设性的工作方法。

代表担保国之一的联合王国代表团，连同其他两个赞助国，奥地利和法国，在这个工作方法上已起了带头的作用。从今天的发言中，我们可希望另两个担保国也发挥同样的精神，而最重要的是：对于塞浦路斯来说，塞浦路斯两个社区领袖之间的谈判将会产生新的希望。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代表团投票赞成奥地利、法国和联合王国所提的决议，虽然这个决议内容狭窄、不够充分并且很不幸地没有触及解决整个塞浦路斯问题关键所在的主要问题。因为这样，所以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说明我们对这问题的原则性立场。

自从塞浦路斯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半月，至今还在处理中。人们一定以为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塞浦路斯问题事实上仍在令人关切不安。象以前一样，塞国的政治问题是非常棘手的，而同塞岛事件牵涉在一起的国际问题也使人有理由感到不安。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报告中指出说：

“就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言，塞浦路斯的局势仍是一件令人深切关心的事。”

（S/11473，第9段）

塞岛事变的发展及其发展的速度，令人深信：塞浦路斯的危急局势，必须从外国对该国内政公然昭着的军事干预中去寻求解释；岛上的剧烈事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方面的行动造成的；那些方面正在设法使塞浦路斯变成东地中海地区反对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并且，他们要把塞岛划分为二，以便于把塞岛转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基地。这一切不仅是反对塞浦路斯人民，也是反对国际关系的和缓，这是对国际和平和一切人民安全的威胁。

当然，如果军事叛变发生之后，所有的有关国家和安全理事会所有的理事国立即采取应付局势所必要的迅速而有效的措施，并且强制撤退一切外国军事人员，恢复合法宪政政府及其一切机构，那末塞岛周围的危险性的发展，原是可以避免的。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那样将不符合某些势力和方面的利益，因为它们不喜欢塞浦路斯政府以前的路线和它作为不结盟国家所执行的明确、独立政策。

我国代表团一贯深信，解除塞浦路斯危急局势的优先工作之一，是毫不迟延地立即执行第353(1974)和357(1974)号决议。这两个决议草案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通过的，我们欢迎这两个决议，但是通过之后，并没有按照规定采取切实行动，以期结束外来的干预、实现外国军事人员的立即撤退和恢复合法的宪政政府。也没

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好几位代表已经指出：从许多事实可以看出来，塞浦路斯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都陷入了危机：经济已遭破坏，几十万希裔和土裔塞人在蒙受苦难，特别是被驱离家园，无处栖身的难民们，塞浦路斯难民问题毫无问题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原因是很明显的，不外是外国干涉塞浦路斯事务而已。这些原因也造成另一事实即：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解决正在被延迟，以致伤害到塞国两个社区——希裔和土裔——居民的利益，这样，又使本来已经尖锐的、影响到岛上生活正常化的社会经济和其他问题，更形尖锐。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必须帮助塞浦路斯难民。

白俄罗斯代表团投票赞成三国决议。纵使它的范围很狭窄。同时，必须申明的是：在这项决议中，完全没有提到要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和357(1974)号决议中的基本决定，即从塞浦路斯领土撤出一切外国部队、恢复合法建立的政府和尊重塞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缺漏当然削弱了刚才通过的决议的力量。

我们深信，如果在塞浦路斯不能取得政治的解决，那里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就不可能取得满意的解决。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指出：我们对决议第7段的了解是：有了这一段规定，就能够在充分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为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设法找出解决塞岛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狭窄范围内解决。我们深信，最积极、最实际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希望，是照苏联的建议，在联合国系统内召开一个国际会议。

白俄罗斯代表团完全同意今年八月二十二日苏联政府声明中对塞浦路斯及其周围局势所作的评价。我国代表团支持那个声明中的具体建议，那些建议的目的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白俄罗斯代表团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中曾经对担保国在日内瓦的谈判和他们宣言中所称的结果，表示了立场。事实证实，那个宣言不符合迅速执行第353(1974)决议的目的，并且证实现在的伦敦—苏黎世担保制度是无能的。

破产的。这个制度失败的原因，是它实际上是在延长遭受到塞浦路斯人民长期反抗的殖民主义政策，因此现在按照伦敦—苏黎世协定来解决塞浦路斯，是没有理由的，也并不能使塞浦路斯周围所产生的爆炸性局势稳定下来，不致爆炸。

苏联提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合乎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它要求在联合国系统内召开一个反映世界情况的会议。它建议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国际会议上所采取的决定，提供有效保证。

我们还觉得，应该再谈一谈苏联所建议的派遣特别调查团去塞浦路斯的事。我们认为，对这个建议的需要，是越来越明显了。白俄罗斯代表团认为，派遣这个调查团，将是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具体切实步骤；这也是符合于使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本身，担任更积极作用的任务的。而且，印度尼西亚代表已经指出，这些建议的确值得作最认真的审议和研究。

今天有些代表想要歪曲这些建议的性质，他们的企图当然是很明显的。那些论点都是错误的，好象肥皂泡一样，不管变得怎么大，最后总是要破裂的。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工作，仍是紧急的，不能够拖延的。许多国家一方面表示对塞浦路斯危机的关切，一方面对联合国抱着期望，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全世界各种组织曾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同样的呼吁。因此从列宁和平奖金得奖人印度公民拉马希·詹德拉·詹德签字，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递给安全理事会的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段声明：

“世界舆论永远不会忘记死者伤者的牺牲，那么多人所忍受的苦难以及那个美丽的岛所遭受的巨大灾害，也永远不能为这一切找到辩解的理由。

“世界和平理事会支持希裔和土裔塞浦路斯人享有下面的权利，就是在具有充分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一个单一、独立的国家内，不受任何外来威胁，继续生活下去，繁荣起来。”

最近在开罗召开的支持塞浦路斯人民独立斗争的会议，曾经警告说，塞岛可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的殖民主义基地，并且表示同希望保持独立、不结盟国家

地位的塞浦路斯人民团结在一起。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再强调说：一个新的制度是必要的，这个制度确实具有国际性，并且能够保护塞浦路斯使他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受外来的威胁，以便能创造条件，让希裔和土裔塞浦路斯人民自己能够独立地决定祖国和平安宁的命运。我们认为，苏联的建议是推动进一步执行这一任务的最有效方法，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支持苏联的努力及其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提的建议。

同时，白俄罗斯代表团会充分地注意目的在为了塞国人民利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保护塞国的不结盟、独立国家地位的一切建议。世界舆论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切实的措施，保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期望安理会采取措施，加强那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毛里塔尼亚）：我国代表团在这次辩论中曾好几次说明我国代表团多么地致力于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和维护世界那个地区的和平。今天我们只能非常坚决地再重申这个立场。

我国代表团也说过，我们很高兴，塞浦路斯的枪声已经停止，我们坚决希望，谈判很快就会恢复，因而能够对严重打击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许许多多的一切问题，找到迅速而适当的解决办法。

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对秘书长最近的塞浦路斯之行的结果很感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袖们已经同意经常讨论当前的问题并找寻适当的解决办法。

我们愿再一次感谢秘书长的努力并表示我们非常崇敬他所作的事，而且很欢迎他最近在人道领域内所作的每一件事。遗憾的是，他今天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希望他迅速康复。

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同情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人民，同情他们现在的苦难。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参加了理事会一些理事国的倡议，其目的是减少那些苦难，一劳永远地消除那些苦难。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投票赞成奥地利、法国和联合

王国所提的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仍象以前一样地相信，塞浦路斯人自己应该立即恢复会谈，以便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当前的人道主义任务具有至高的重要性，这几乎是不必强调的。但是在当前的人道主义任务之上，我国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应当致力于寻求新的方法去推动不能由任何其他会议代替的这种塞浦路斯人之间的会议，以便保证维护和巩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

主席：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我只想说，在纽约接到戴维斯大使死讯的那天早上，我去拜访斯卡利先生，表示慰问。因为有人假定犯这个罪的人是希裔的人，所以我想告诉美国代表和安理会，也许戴维斯大使的两个小孩是唯一的例外，世界上没有人比希腊人更感到悲伤，或更坚强地谴责这个罪行。

主席：请塞浦路斯代表行使答辩权。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愿追随希腊同事，表明我在戴维斯大使，一位伟大的大使，最不幸地逝世的那天，曾寄出一封慰问信。我在信中表示谴责这一行为特别是因为我个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暴行，而象戴维斯大使死亡这种事情，如果是我国人民引发的暴行，我就更要加以谴责。

但是，有人曾经说过，我们当然无法根本防止极端主义者犯罪，我们在美国 and 别国也见过同类的事。

现在让我对土耳其代表提出一些必要的答复，特别是因为他试图把土裔塞人的情况说成下面这个样子，就是十年或十一年来被迫成为难民，被赶出住处，围在不能自由行动的地方，而他说话的态度很郑重、诚恳，好象他真相信那些故事，而不知道关于这整个时期却有一大堆秘书长报告，内容恰好相反。

在这关键性的时期，我从来不想就这一点回答他，因为我想那是浪费时间。可是，我今天觉得至少有些人相信那些故事，或一部分相信，或想要显得相信，所

以我衡量轻重得失之后认为必须对这类控诉说几句话，因为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使我们想起来，在某一个时期，曾有一个理论，就是谎言越大就越容易使人相信目前这些控诉是大谎言。我不得不引用秘书长的报告。

土耳其代表说，土裔人被剥夺了家园。事实是怎样？我要直接引述报告。他没有引过秘书长的任何报告。事实是，土裔塞人被他们的领袖强迫隔离，违反他们的意愿——这些都见于我将要引用的秘书长报告中。在奥莫罗希塔等发生战斗的地区，在某些市郊的小地方，有些人，例如沿着绿线的人，曾离开家园躲避战火——但他们是在一九六四年早期就离开了。由土耳其陆军军官陪同的土裔领袖，到许多土裔村庄去，把村民集合起来，不顾他们的志愿，全部带走。他们对混合村庄的居民恐吓说，土耳其空军就要轰炸那些村庄，村民最好走开，躲避未来的轰炸。他们又告诉其他的人说，希腊人会对付他们。他们把土裔人聚集在围地里，形成在尼科西亚郊外他们另处造成的那种大型围地。秘书长的报告记录了因为想要和尝试离开而被他们的领袖枪毙的一些事例，所以他们从来不是囚犯、人质或被希裔塞人或政府赶进围地的。相反的，他们受到隔离，是为了使他们不能同希裔人来往，希望这样可以维持仇恨和分裂，以便瓜分国家。

以下见于 S/7611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报告：

“ 土裔塞人领袖不赞成难民回返家园，阻止他们回本村去 ”

(S/7611, 第 139 段)

为了阻止他们曾经使用武力；许多人在逃走中曾遭枪击。

我再引 S/7191 号文件内的秘书长报告：

“ 土裔塞人领袖应该采取若干步骤，放松他们阻碍土裔塞人在控制地区以外自由行动的政策 ”。(S/7191, 第 94 段)

S/6228 号文件内的秘书长报告第 106 段说：

“土裔塞人领袖坚持一种僵硬的立场，反对任何可能会使两社区的成员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互相来往的措施。结果是强加于土裔塞人的，看来是故意

的自我隔离政策。”

所以我要止住这种故事的流传，因为它们根本是虚构的。秘书长在 S/7611 号文件所载的报告中提到土耳其禁止在他们区域中自由行动的时候说：

“这种禁令似乎是当作有关政治原则的事情而强制执行的”禁止他们走出围地或同希裔人来往——“并不想以实际需要为根据作何辩解……”。（S/7611，第 109 段）

他们就是把土耳其人隔离起来，放在围地里，不准他们出去，以此作为政治性的政策。可是现在我们却听到奥尔查伊大使用温和的口气和态度说到可怜的土耳其人，十一年来象希腊人的囚犯似的关在围地里，而安全理事会的理事们可能相信这种故事。

秘书长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 S/7969 号文件所载报告中说：

“土裔塞人领袖绝对不准希裔塞人进入土裔塞人的围地或大部分土裔塞人的村庄……。”

只要他们取得控制，没有一个希腊人可以进入这些围地，但是土裔塞人只要他们高压的领袖和土耳其军官的土裔自卫团地下组织允许他们出去而不加杀害，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即使有联塞部队人员的陪同，仍只准最低人数的土裔塞人离开围地去访问政府控制的地区……政府方面仍是主张在它控制的地区内，人人都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S/7969，第 105 段）

这使我想到另一个有关的事。当然，在一九六四年初的战斗中，确有一些伤亡，和诸如此类的事，并且在房屋空出来之后，时间会摧毁它，其他的人占住也可能破坏它。我这里有一封一九七一年二月克莱里季斯给登克塔希的信，指出一张村内房屋要加修理的村庄名单——一张已经修理的房屋名单，和一张将要修理的房屋名单。克莱里季斯先生说：

“你当然知道，修理好的房屋如果没有人住就会败坏，不但因为自然原因，也

因为不幸地总会有人偷偷地从长期没人住的房子中搬走建筑材料。”

从这里看出来，克莱里季斯的经验是，虽然给了他们房子，可是他们却不准回去，所以房子就败坏了。

我们也有秘书长的大意相同的说明。土耳其人并不回到为他们盖的房屋去。从S/7611号文件中的报告可以看出，一共建了343栋房屋，但不幸的是，土裔塞人的领袖不准他们回去。奥尔查伊先生想把这回事说成同希裔塞人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希裔塞人却是被赶出他们的家，他们的财产被拿走，并遭到集体屠杀的。

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来，可是我却不得不这样做。这是类比之处，我是指土耳其军队在他们占领地区中的政策：赶走居民，不准任何希腊人进去。设法进去的人就被杀害。我曾答应要对此提出详细资料，现在我给各位看。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七日，在法马古斯塔的盖多尔拉斯村，想要进去给牲畜吃饲料和喝水的村民被逮捕和处决。十二个人中只有一人生还。其他的都被射杀，仅仅是因为去给垂死的牲畜喝水。”

奥尔查伊先生竟把这件事情同土裔塞人在围地内的情况相提并论，何况在围地里，房子盖好了，但是土裔塞人不准回去。

秘书长在S/8286号文件里的报告说：

“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均在鼓励难民返回他们的家乡，……。修理或重建了被放弃的土裔塞人房屋。……。大家知道，土裔塞人领袖不赞成难民返回目前位于政府控制地区内的家乡。为辩护这一立场，土裔塞人领袖强调难民安全和保障上的考虑。不过，毫无疑问的，这种态度的一项重大理由，”——不是安全——“乃是政治性的。……”（S/8286，第127段）

让我再引一段：

“……。必须将最大可能数目的土裔塞人留在政府权力范围以外。”（同上）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今天所发生的事做准备——为了强行支解和瓜分塞浦路斯；如果不用武力维持希裔和土裔塞浦路斯人之间的仇恨，这是办不到的

我在安全理事会中曾一再地说，在独立前后，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多年和谐地住在一起，只有用武力才打破了他们的关系。

我不想占理事会太多的时间，但我这里有大量材料。从一九六四年到今天，我们有秘书长的报告，有时候两年一次，有时候一年四次，可以查阅。比我说的还更严重的事，也可以证实都是真的。不但对土裔塞人没有迫害，并且，相反地，每一件事都是为他们着想而做的。那样做不仅是为了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且也是为了希裔塞人和政府的利益而建立和谐、友谊、合作而非仇恨的单一国家。

奥尔查伊先生憎恶加洛·普拉萨报告，仅仅是因为加洛·普拉萨为行得通的独立，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而独立是土耳其政府所恨恶的。他们憎恨任何人建议任何形式的行得通的独立方案，虽然他们使用“独立”这两个字；他们很高兴有一种“希塞统一”的概念可以用来摧毁独立。加洛·普拉萨说“希塞统一”的问题必须搁置一边——即使塞浦路斯人享有自决权利，他们必须把它搁置一边。他说，因为有不喜欢这种想法的土裔人，所以如果他們要离开，他们应该取得补偿。这岂能看成强制迁移人口呢？奥尔查伊把加洛·普拉萨所作应当对想离开的人给予补偿的建议同土耳其政府正在塞浦路斯竭力实行的强制迁移人口相比。

奥尔查伊抓住这个“希塞统一”运动的倾向，又抓住凡是希腊的东西都应禁止这一含义，便说我今天发言时曾就历史和种族两方面讲到了希腊的东西并以民族主义很重的口气强调了塞浦路斯的希腊性格。我在发言中讲到塞浦路斯历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用“希腊”两个字。相反地，我讲到塞浦路斯特有的历史特性和性格，我没有用任何民族主义的精神发言。

他还想把我所说的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的野蛮行为解释为同他们的民族性有关，把野蛮和土耳其连在一起的不是我，是奥尔查伊先生。我只谈到那些暴行，并没有谈那些犯罪的人的国籍，任何国籍的人都会做出野蛮的事，而暴行也并不因为不是土耳其人干的，就减少其野蛮性。

著名的伦敦《太阳报》在报导塞浦路斯局势时写道：

“今天从塞浦路斯传出了关于土耳其侵略者的暴行的恐怖故事。 联合国部队士兵救出的村民，边说边哭地述说他们怎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亲人遭受拷打和被射杀，怎样在枪口下遭到的强奸——侵略者还威吓说一挣扎便立即处死。”

(S/11461, 第1页)

文章所指无疑是土耳其人用上“野蛮”两个字，不是因为人是土耳其人，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野蛮。 我今天用这个字也正是这个意思，但是奥尔查伊大使却表示反对。 《太阳报》里那篇文章说到在枪口下的野蛮行为。 土耳其就是要在这种“枪口下”把他的条件强加在日内瓦的谈判上去。

《太阳报》文章继续说：

“这些村民来自特里米西、卡尔米和圣乔治奥村，这是在渡假城凯里尼亚以西的三个农村社区。 自从两星期前战斗开始之日起，他们就陷入包围，直到星期六才由联合国部队救出送到尼科西亚。 今天，在尼科西亚的一个孤儿院内，他们单纯地，自发地说出了他们的遭遇。

“……一位二十岁的少女述说她怎样遭受强奸，同时还惊恐地看着她的未婚夫和另外六名男子被冷酷地射杀，而在几分钟之前侵略者还答应不伤害他们。

“她说：‘那些男子被枪杀之后，一个土耳其士兵拉着我，把我推进一条沟渠。 我挣扎着想逃走，但是他把我按在地上。’

“‘另一个看着我们的士兵手里抱着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孩。 为了自救，我高喊说那是我的孩子。 他们向我大笑，把婴孩摔到地上。 跟着我便被强奸，不久之后就昏过去了。’”（同上）

这些是野蛮行为，并非因为是土耳其人干的，而是因为这些行为本身是野蛮的。如果不是奥尔查伊反对我用“野蛮行为”几个字，我还不会讲这么多。

另外还有一点我一定要提一提。 有人曾在这里说过，土裔塞人被用为人质，他们的情况也很困难，并受着苦难。 我这里有一份秘书长的报告(S/11468)，

清楚地说明，联塞部队在政府控制的土裔塞人村庄和混合村庄中总共设有三十五个观察站。报告中载有这些村庄的长名单。联塞部队在那些村庄中进行观察，但是没有报告有何罪行发生。但联塞部队却不准进入土耳其部队占领的地区；如果进入，就受干涉。报告说：

“联塞部队在土耳其控制地区遭遇到某些行动自由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正在讨论中。”（S/11468，第3段）

讨论仍在进行，但是联塞部队不准进入那些地区，亲自察看。不过，事实是不能掩藏的；在那些地方发生的罪行还是透露出来。

这种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同在另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互相比较的事是很可笑的；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我不是说没有过分的事。当然有些事是过分的，因为当有些人发觉他们是处在象现在塞浦路斯所处的大规模毁灭的环境中，他们会陷入一种狂暴状态。但是我们谴责这种行为，不论发生在那里。我敢说，干下这种行为的人是塞浦路斯事业的敌人。塞浦路斯的事业，以道义为基础，以一切道德价值和宪章的原则为后盾，且不依赖武力和犯罪。所以我说，希裔塞人方面犯下这种罪行的任何人都是希裔塞人事业的敌人，他们学土耳其人的样，事实上是为土耳其的事业服务。

主席：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我要记录载明我不打算回答希裔塞人社区的代表。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人了。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我就宣布休会。

下午三时二十分散会。